

断了钨丝的白炽灯泡

梁冰

作者简介

梁兵，笔名梁冰，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，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富尧村委樟村人。幼时随父从军在外，旅居山东17年。1985年在校开始文学创作，处女作散文《这就是我》在《广西日报》花山副刊发表，并入选《全国大学生散文选》。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文化和新闻工作。2003年入职兴宾区文联后开始小说创作，作品先后在《广西文学》《红豆》等刊物发表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雨点上的火焰》。曾获得第六届《广西文学》“金嗓子”广西青年文学奖、第三、四、五届来宾市文学艺术麒麟奖。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、来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

前些日子有闲无事在家归置些杂物，从书房的墙角摸出一个樟木箱子。箱子不大，平时装一些零碎的东西。

打开箱子，箱子里有以下几样物件：一本已经30多年的毕业纪念册——翻开来有一股土腥的味道，原本洁白的纸张上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黄色斑痕，泛黄的老照片上，是一张张稚嫩的脸，但每一张脸都是青春洋溢，充满自信、希望。照片的下面是滚烫的祝福，当然，也少不了调侃，少不了揭露大学四年里的一些趣事。除了纪念册，另外还有一件翡翠的貔貅手把件，一串黄梨的手串，很久没有盘玩的原因，失去了应有的润泽，显得灰头土脑。还有一串五帝钱，用红绳串起来的。我实在想不起它们是怎么混进这只樟木箱的。可叫我更加想不明白的，是箱子里居然还有一只白炽灯泡，钨丝已经断了的白炽灯泡。

我现在的居所早就没有了这种白炽灯的用武之地了，这应该是从老屋那边无意中带过来的。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用过各式的灯，算起来得有十几种，煤油灯、电池灯、马灯、白炽灯、日光灯，等等。最初用的并不是最老的煤油灯，而是白炽灯。上世纪80年代

初，白炽灯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了，只不过常常停电，于是煤油灯、蜡烛等就成了亮光的备份。

那时候我们读书还没有线性笔，用的要么是铅笔，要么是钢笔，钢笔是那种需吸墨水的。墨水用完了，墨水瓶并不会废弃，洗净了就可以自制煤油灯了。煤油灯的制作很简单，找一块牙膏皮——那时的牙膏皮一般都是铝制的，用剪刀先剪出一个圆形的铝片，中间打孔，然后再剪出方形的铝片，卷成中空的铝管，插入圆形的铝片中，铝管中串入棉纱线，灯头就算做好了，最后覆在盛满煤油的墨水瓶上，就成了一盏煤油灯。这样的煤油灯那时候我们班上几乎人手一盏。因为没有灯罩，这样的煤油灯火苗摇曳得厉害，看书写字都很费劲，还有就是油烟大，一节晚课下来鼻子里全是黑灰。

我是在山东章丘绣惠南关小学开始读书的。老实说，我小时候很笨，现在也一样——说起头头是道，真正操作起来就抓瞎了。煤油灯的制作全靠我的两个同学，我只负责材料。他们是两兄弟，同在一个班，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不记得了。那时候的农村很少用牙膏的，早晚漱口拿盐水在嘴里

过过就完事，让他们去找牙膏皮那是难为他们了。我就不大用了，住在部队大院里。没事就在部队大院里瞎逛，看见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搪瓷茶缸放在窗台上，就把里面的牙膏顺走了，然后把里面的牙膏挤干净，煤油灯的材料就齐了。我们仨的煤油灯都是这么来的。

因为煤油灯，我们的友谊牢固起来，经常走动。那个年代我从没听说过拐骗孩子的事，大人们对我们都很放心，不大拘束，任我们四处撒野。我们仨常在一起做作业，做作业做晚了，有时候就在他们家吃喝。一般的吃食就是玉米面糊糊、咸菜和地瓜粉（红薯粉）做的窝窝头。玉米糊糊是拿海碗盛的，满满一碗放上半勺猪油，加上些许盐，拌匀了趁热沿着碗沿一路碾过去，只要一圈，碗里的玉米糊糊就去了一半。窝窝头里塞上些咸菜，咬上一口，额门头上已经出了汗珠子，浑身舒坦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——白白的地瓜粉蒸出来，怎么就变成黑不溜秋的了？有时候想问问“度娘”，可想还是算了，不是每件事都非要弄明白的。

有时我也会在家里拿几个白面馒头送给他们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立即紧张了起来，做贼了一样地四下张望，然后把白面馒头紧紧抱在怀里，就好像抱的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，怕稍一松手“滋溜”就跳下去跑了。

在他们家吃饭吃了很多次，到底吃了多少回是真不记得了。不过在他们家过夜就只有一次，还是冬天，大约是农历十一月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们家睡的不是床，是炕。炕是拿泥坯靠墙盘的，中空是炕洞，冬天的时候烧些柴草，炕烧热了就脱衣睡觉。他们两兄弟穿的都是棉衣棉裤，可棉衣棉裤里面就是光溜溜的身子，连一根棉线也没有，脱了衣裤光着屁股就直接钻进了被子，麻利得像两条黄鳝，我看见了就笑话他们。

现在想想小时候真是不懂事，我不该笑话他们。这许多年过去了，就不知道他们兄弟俩过得好不好。

除了煤油灯也有用马灯的。马灯有灯罩不怕风，也更亮一些。马灯也有叫“气死风灯”的，据说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发明的，很有些来头。不过最亮的还是电池灯，也就是乙炔灯，那个时候我们那都管乙炔叫电池。除了白炽灯，这种电池灯应该是那个时候最明亮的了，一点起来整个教室都通明一

片。电池灯虽然好，但制作起来就显得繁杂了一些，所需的材料也不大好找，要无缝钢管，还要找人切割焊接。我见别人做过，知道这么一回事，却从来没有过这种电池灯。

这种电池灯的用处不是亮光来读书写字的，村里唱戏的时候它才真正派得上用场。

那个年代虽然穷了点，但文化生活却还算丰富。每个村几乎都有一个戏台子，宣传队农闲的时候就唱戏，要么时不时放电影，一村一村的男女老少都挤过来，热热闹闹的。放电影自然不用着电池灯，唱戏多数时候却少不了它。那个时候就算城里也经常停电，更不要说乡下了，有些村里干脆就没有电。

村里唱戏的时候，就在戏台子两端放置两盏电池灯，原本昏暗的舞台立即通亮起来，演员脸上的雀斑疙瘩似乎都能看得清楚。过去放的电影，演的戏都是满满的正能量，像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等，绝不会有男女演员亲嘴的画面。

山东的主要剧种叫吕剧。那天晚上村子里演的就是吕剧版的《沙家浜》，只演了在阿庆嫂茶馆里智斗的那一出。吕剧版的《沙家浜》和京剧的比起来，感觉大不一样，吕剧的多了一些泥巴味。

农村的戏开演的大多很晚——从田地里耕作回来总得先把五脏庙填好了，然后大爷们还要烧一锅子旱烟，大姑娘们也要把自己收拾收拾利索，辫子上的红头绳也不能忘了系，这一来二去的就把出门的脚步绊住了。倒是孩子们没什么羁绊，早早地搬了小板凳去戏台子前号位子了。开戏前，戏台子上下都是孩子们欢乐的天地。当天晚上只演了《智斗》一节，可散戏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，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也偏西了。家算是回不去了，只好和那两兄弟混，滚了一晚的炕。

想想都觉得好笑，就眼前这么个断了钨丝的破灯泡，竟给我折腾出一大堆的陈年旧事，本想随手扔了，转念一想，它能出现在这里，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还是就还让它在这待着吧，反正也不占什么地儿。



燕子衔泥为哪般

潘柳凤

很久没看到燕子了。记得在老家，我那间泥瓦房——堂屋的峰山头上，常年筑有一个结实的巢，燕子每日进出都会衔一些草料、碎泥之类的，把它自己的小巢打造得光滑又漂亮。小时候，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便是对着燕子呢喃几句，然后装一碗粥端坐着边吃边看着它们飞进飞出，追随着它们的身影，全然不怕它的粪便撒到我的碗里。呵呵，就这样，我每日坐在堂屋里，把课文里一篇描写燕子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：“一身乌黑的羽毛，一双剪刀似的尾巴……”燕子好像能听懂我的话似的，有时也会跟着我叽叽地叫……不知何时，它已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，可以说我的童年，就是伴着燕子的欢唱长大的。

直到现在，我最爱的一首歌依然是《小燕子》。郁闷的时候，也总爱哼着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到这里……”

一天下班回来，车子刚驶入巷口，门前几只在线上跳跃、欢唱的燕子映入眼帘，我心情一下子也跟着变得欢愉起来。果不其然，原来每日听到的歌声，竟是它们在奏响！

我急忙停好车，对着燕子叽叽地叫了几声，可是并没有回应。“花开对语应相问，不是村中旧主人。”原来，童年已离我远去，岁月已把往事打磨得不留一点痕迹，我熟悉的燕子也不认识我了！

“不知大厦许栖无，频已衔泥到座隅。”可爱的燕子不知何时，在我家对门的房檐下筑起了一座坚固的房子，四只小燕在屋子里探头四处观望着。燕子妈妈从屋旁飞过，它们争着张开嫩黄的小嘴叽叽地叫着……

燕子衔泥为哪般，有了燕子，生活便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！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只幸福的、自由自在的燕子啊！

“不知大厦许栖无，频已衔泥到座隅。”可爱的燕子不知何时，在我家对门的房檐下筑起了一座坚固的房子，四只小燕在屋子里探头四处观望着。燕子妈妈从屋旁飞过，它们争着张开嫩黄的小嘴叽叽地叫着……

燕子衔泥为哪般，有了燕子，生活便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！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只幸福的、自由自在的燕子啊！

我愿做一只春蚕

彭娜

对廉政文化建设、强化源头治理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。

还记得第一次配合纪检监察室到公安局办案，手足无措的我举着五斤多重的摄像机，搜查、问话，办案人员一干就是近两个小时。我虽然累得腰酸背痛，但第一次零距离深入办案一线，学习查办案件的技能，才知道监督执纪问责中“打虎拍蝇”人的辛酸苦辣，他们没有一丝的怨言，言行举止中无不诠释着何为忠诚干净担当、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。

还记得为赶一篇稿子，家人半夜生病，我扛着笔记本电脑陪家人在医院打点滴。第二天清晨，家人病情稍微好转，我也终于将稿子写好，发给副书记，他说：“辛苦了！如果知道你家里出了这样的情况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赶稿。”一句话，让我内心无比温暖和感动……

还有很多个难忘的镜头，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我的心田，浇灌着我成长。细数到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日子，已经有八九个月，而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热爱也是日胜一日。突然想到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我愿做一只纪检监察队伍里的春蚕，奉献自己，无怨无悔！

山乡

（蓝炳培 摄）



题记：于时代而言，露天电影是那个简单时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跳动音符，但于我而言，却是我童年时代不可复制的一抹快乐，更是投射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米阳光……

宅在一个地方久了，就会想起过往许多事儿，特别是对那些自由行走的期盼，会越来越渴望和强烈，露天电影的怀念，就是在这般情境下，在脑海里滋生翻腾起来的。

像我这般生在70年代末的人想来，童年时代最期盼最欣喜的，莫过于那一场场以天为盖、以地为席的露天电影罢了。

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年代，人们的娱乐生活不可能像现今这般丰富多彩，我们只能从黑白电视中仰望城市的灯红酒绿，于我们而言，能够看一场露天电影，绝对是一种酣畅淋漓的享受。所以，每当上班的父母告诉我当天晚上有电影看时，我们那种兴奋中夹杂着躁动，绝不亚于天上掉下了500万大奖。通常这时，我们都是匆匆的扒上几口饭，摆下碗筷，扛上几张小凳就往电影场占位置去了。当时的露天电影场就建在如今我们公司灯光球场的那块空地

上，在电影开播前，一级一级的阶梯上就摆满了长凳、矮凳、木板、石块和红砖等千奇百怪的占位家伙。而且经常是石阶挤满了，旁边的路坡上也会跟着遭殃。那时常常为了抢占一席之地发生口角的情况，但确实没有办法，那种人们对于难能可贵的东西欲罢不能的躁动，有时真的不受控制，谁让那个年代大伙对露天电影都那么喜爱呢！

常常在夏季，华灯初上时，巴掌大的地儿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男人们有的穿着白褂子，有的光着膀子，悠闲地抽着烟，在烟火缭绕中遗忘了一天工作的辛苦与劳碌。女人们则多是穿着白色的的确良，手里不停地摇着蒲扇，和邻里拉着家常，小孩子们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，满脸兴奋的样子，如刚刚飞出笼的鸟儿。

那时的孩子们对于露天电影的喜爱，那不仅仅是因为电影，而是每当有

露天电影的情怀

邓荣霞

我也会挤进买雪糕的人堆里，要上一根雪白的，或是镶满绿豆的雪糕，伸出舌头慢慢地舔，任丝丝冰凉凉的雪糕水充斥整个味蕾，直到炎热的天气让雪糕“大汗淋漓”，才不得不加快舔食的速度。那样一边观看电影，一边吃零食的满足感，在那个时代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。至于影片播了什么内容，故事是否精彩都不重要了。在满天繁星静默的天幕下，在那些个炎炎夏日的夜里，在那些五味杂陈的空气里，在那些斑驳的光影中，自由呼吸，那是孩子们的天堂，那是大人们精神的享受。

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露天电影，凝结了时光，丰盈了夜晚，声音与光影给人们带来了一场场盛大的精神盛宴，带来了热热闹闹的邻里间的相亲相爱，那是一抹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纯真，一份自由在的美好！



你若盛开（郭光前 摄）